鄒以贊曰。槩括禹貢意。
陳仁錫曰。以後詳歷代治水利害井然。

河渠書 太史公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毳夏紀作橇山行即橋、橋夏紀作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漢書音義曰。厮分也。二渠其一

按守氷人名漢書云蜀守氷姓李

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索隱曰厮。漢書作灑。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文穎云鴻溝。即今官渡水也。蓋爲二流。一南經陽武爲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梁河是也。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〻守氷鑿離碓、碓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

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〻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徐廣曰中作謂用功中道而事未竟）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〻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

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

鄃音輸

鍾惺曰人臣以国事自便其私從古如此

鄧以讚曰、簡質而明也、

陳仁錫曰、封事簡盡可法、

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小顔云、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非人名也。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

畨音婆

壖而緣反

陳仁錫曰。言有驗有

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韋昭曰。壖。謂緣河邊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

不驗，非經久不可。

陳仁錫曰：以簡御繁之法，莫工太史。鄧以讚曰：比前二奏更爲精峭。三奏可得論事法。

爲稍已。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襃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襃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襃，襃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無限，謂無阻隔也。便於砥柱之漕。且襃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襃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

陳仁錫曰利多而害少更得其人水湍岸崩畝穫未饒宜可徐圖也

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

鍾惺曰奇語

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延一作正）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

陳仁錫曰。詞義可垂千古。千古詞人皆不及。

鄧以讃曰三歌甚豪有氣。是樵才帝王之作。

陳仁錫曰。太史以宣防並禹功心服之也。吳地寧而水利大興

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齧桑。地名。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如淳曰。茭草也。一曰竿也。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按薪不屬。謂旱燒。故薪不足。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

〔其左券云〕

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湟一作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

而作河渠書

箋云索隱曰三江按地里志北江從會稽陽羨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〻杯澹〻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峰有

閒、輙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闘疲極、不當相助耶、南
向腰中正白者吾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
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正義
曰、括地志云、潼水一名蜀潼水、源出潞州長子縣、
西力黄山鄴相州之縣也、○溝洫志、鄭國曰、臣爲
韓延數歲之命、爲秦建萬世之功、⊙索隱曰、稍入
者、其田既薄、越人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
之於少府、○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

水相連矣、

余有丁曰、此書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蹤。

鍾惺曰、三代至漢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鄧艾屯田、又以溉兼漕。後世營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權變其中、不敢復言溉矣。

又曰、漢言治河者三。鄭當時漕與溉全利。通褒斜者見其利、不見其害。番係之言利害半。此其大較

也。然河之爲物天時地理人事相駁而成變全利之説未可長守而通行之要當擇其利害中之輕重者耳、

又曰、武帝塞宣房寔有一段畏懼之意所謂以秦皇之力行堯湯之心功成而利亦溥未可概以好大二字抹殺之

陳仁錫曰、武帝時天下計書上太史、郡國地志盖亦在焉子長所記但有河渠而無地理遂使上古

州野之制與山川風俗之宜湮沒無考惜哉

又曰凡三用天子以爲然見當時生事者多而帝亦輕信矣

河渠書終

鄭以讚曰。亦是謗書。規格與封禪書同。然封禪猶多微詞。此則直指其事。中間收羅諸事。不一一排列而無不曲盡。

平準書

太史公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鈞駟馬。鈞色之駟馬。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

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按古今注云秦錢半兩經一二分重十二銖榆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也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天子

茅坤曰將言武帝之耗財必先言其富盛以為起呀

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鍾惺曰一篇主意在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居官爲姓號如倉氏庾氏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

此一變字以下系一變字極言之。鄧以讃曰：叙四處兵費。文甚錯綜有勢。

抏五官反

鍾惺曰：說到此，其害

䢵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索隱曰：彭吳人姓名。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絶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

不在財用矣。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漢書音義曰、鍾六石四斗。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應劭曰臨邛屬僰々屬犍為。○僰音白。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

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
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
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
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
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
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
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旣竭、
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

蹛音滯

陳仁錫曰、神化之文、

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

茅坤曰張湯等治獄之慘亦從責爵太濫來故入平準書此太史公見得透徹處

楊慎曰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

朝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爲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索隱曰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其明年按其年元狩元年也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

陳仁錫曰。治術非。則相布被君減膳而無補財用。

楊慎曰。王言作者數

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萬人。而以
吝歷二三
朞而功未
就。費亦各
巨萬十數。
總之辭煩
不殺。森然
有法。

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此元狩四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

茅坤曰。此一段議論正見國家耗費。本輕末重。稍應前高帝逐末一段。低音抵

唐順之曰。捴上伐胡穿渠賑貸之項。

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赤金赤陽銅今半

陳仁錫曰傅會

橢湯果反

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錢譜云白選其文爲龍形隱起肉好皆圜文又作雲霞之象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爾雅云橢者狹長也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

茅坤曰。太史公真以酷利二事相成、故其錯綜之妙如此着意。

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

董帶曰。凡叙出擊胡其虜級賞賜士死費。俱一律相應。

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韋昭曰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者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索隱曰非農工之儔故言

奇民。音羈。奇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韋昭曰。釱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刖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小鐵官。鑄故鐵也。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賑元元、寬貸賦、而民

緡音旻

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

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皆有差請算如

故請賈人末作貰貸賣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

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茅坤曰、入卜式一段見當時承上意旨。勢不可挽處。故儘意描画如此。

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鍾惺曰欲官是式痛癢却答得妙

鄧以讚曰敘式事太詳漢書即摘此別式傳似得體但史公本意蓋不欲爲式立傳故附此敘甚有波有態語字亦皆雅潤可

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

疏。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illegible]怪曰古今第一善使錢。善賣官人作用。顛倒名迹不露。

陳仁錫曰。天子尊顯式亦不易。易試之緱氏用式亦不苟。

茅坤曰。可見卜式亦動上興利之心者。故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皐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

與僅等例言之、

鍾惺曰、入酷吏鉤連得妙、纏擾得妙。

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顔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

楊慎曰、自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至此三節、文脉最為照應。

楊慎曰、張湯死而民

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赤側以赤銅為其郭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

不忍所以斷制酷吏之罪

反音播

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
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
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
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爲
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
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
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

唐順之曰。此則貿貧而國富。陳仁錫曰。模寫暴歛。從古未有。茅坤曰。欲敘其興利。必於耗費不經處。種種着冷眼。

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

陳仁錫曰。今秦何異。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富家子弟富人、所惡人姓名。或鬬鷄走狗馬弋獵愽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索隱曰。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木。則技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

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

陳仁錫曰、摹寫生事、紛紛擾擾如此。

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

陳仁錫曰。天下莫應。

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之絶、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令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

其不義可知。

鍾惺曰。此是卜式好結局。

府省金、如淳曰。省金。省視諸侯金輕重。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ゝ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迺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繇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

鍾惺曰卜式退而弘羊進是大關目

餽子就反

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曰僦費僱載之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

陳仁錫曰。此一書之歸結也。

鍾惺曰。二字是平準功效。

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李奇曰。除告緡。謂當出緡算者皆復之。他郡國

茅坤曰歛至平準極矣故以此終見其通乎天心如此所以深致其惡也楊慎曰烹

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黄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来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

弘羊、天乃雨、蓋借其詞以斷制興利之臣之罪、鍾惺曰、平準天頭目。

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茅坤曰：不及本朝，而以秦為言，若此其旨深矣。

陳仁錫曰：胸中不平。

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

意傾瀉殆盡

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
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箋云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
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
石爲大庶長各以多少爲差○贊曰茂陵中有武
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
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
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

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顧氏按或解云一金萬錢也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爲吏先除用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爲吏殆謂此○漢書音義曰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别正卿又十九爵爲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瓚曰秦逐匈奴以收

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徐廣曰、廢居、貯
畜之名、有所廢、有所畜、乘時射利也。○索隱曰、易
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禮云、諸侯以龜爲寶、
○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也、盆、煮鹽盆、
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傭手牢盆。○郭璞曰、
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爲文簿送
之官。○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
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爲車騎士。○漢書

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孟康曰、均輸、謂諸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佗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按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此上林三官也、○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農桑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

是也○贊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衛邊之備也
○漢儀注云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
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
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索隱曰錢
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
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
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
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

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文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爲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

揚愼曰、平準書、譏橫歛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汸知之、懿哉、

又曰、以富者不佐縣官而故告緡以民奸法而用

酷吏。皆事勢相激使然也。贊既曰無異。又曰曷足
怪焉。不平之意。見於言外。可謂曲而有直體矣。
鄧以讚曰。平準之利有三。先時想各於出處賦利
薄。今皆令轉販於貴處賦。則利厚。一。官治車諸器
僦費減。二。貴賣賤買。物價繇上。制奪商賈。利三。總
應物騰躍。及賦輸不償僦費。二句。平準主平物價。
想貴賣時或減價。賤買時或增價。如常平倉耳。大
都官賣買物。必須如此。不然。人不趨矣。雖借名於

平。寘籠天下利。

鍾惺曰、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所謂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入於此者也。何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而鹽鐵不效也。鑄錢制皮幣而錢幣不效也。酎金而酎金不效也。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

民不效也。非惟不效而已矣。而又曰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曰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曰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曰公卿大夫。諂諛取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至於告緡之令下。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為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桑弘羊既出。乃始為平準之法。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

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

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雖所謂不加賦而天下用

饒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而賞賜帛百餘萬匹。金

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不復告緡。不復告緡。此即

平。準。之。效。也。或曰是又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以

天子而同於負販。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

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非救窮以救亡也。

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

禍。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譏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爲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盖有深悲焉。非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

又曰。太史公詳著卜式始末。與平準意義原不相蒙。盖天子尊顯卜式。其意在風示天下。使百姓分財助縣官。較之鬻官鹽鐵。規模稍寬。較之船筭告

繙。情理稍順。而天下猶然莫應。則其勢益窮。而其道益不得不出於平準。平準行而弘羊用而式黜。輸財助邊之效。益無所發明。所謂不加賦而用饒。名與寔。弘羊徐收之。而式袖手觀焉。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上命官求雨。式突然曰烹弘羊。天乃雨。其中熱而目赤久矣。

陳仁錫曰。漢武繁刑重斂。幾蹈亡秦之轍。而太史公以事屬當世。故委曲言之。至於生事虐民。君述

臣論○模寫如画○

平準書　終